

# 寓言

〈寓言篇〉，由七章文字雜纂而成。各節意義不相關聯。「寓言」，寄託寓意的言論。取篇首二字為篇名。

本篇第一章說明本書所使用的文體。「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」，這是說明寓言、重言在書中所占的比例。進而說明為什麼要使用寓言重言，接著說所使用的語言，都是無心之言（「卮言」），合於自然的分際。有人以為這節是莊書的凡例。第二章，莊子與惠子對話，借孔子棄絕用智、未嘗多言，譏惠子恃智巧辯。第三章，寫曾子心有所繫，未達化境。第四章，寫顏成子游進道的過程。第五章，寫不執著生死。第六章，為罔兩問景，寫「無待」，與〈齊物論篇〉文字稍異而義同。第七章，寫陽子居見老聃，去驕泰的神態。

本篇提出「言無言」、「萬物皆種」、「始卒若環」等哲學命題。此外，和以天倪、唯唯盱盱等成語，亦見於本篇。

## 一

寓言十九<sup>①</sup>，重言十七<sup>②</sup>，卮言<sup>③</sup>日出<sup>④</sup>，和以天倪<sup>⑤</sup>。

寓言十九，藉外論之<sup>①</sup>。親父不為其子媒。親父譽之，不若非其父者也；非吾罪也，人之罪也。與己同則應，不與己同則反；同於己為是之<sup>②</sup>，異於己為非之。

重言十七，所以已言<sup>③</sup>也，是為耆艾<sup>④</sup>。年先矣，而無經緯本末<sup>⑤</sup>以期年耆<sup>⑥</sup>者，是非先也。人而無以先人<sup>⑦</sup>，無人道也；人而無人道<sup>⑧</sup>，是之謂陳人<sup>⑨</sup>。

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因以曼衍，所以窮年<sup>⑩</sup>。不言則齊<sup>⑪</sup>，齊與言不齊<sup>⑫</sup>，言與齊不齊也，故曰言無言<sup>⑬</sup>。言無言，終身言，未嘗言<sup>⑭</sup>；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<sup>⑮</sup>。有自也<sup>⑯</sup>而可，有自也而不可；有自也而然，有自也而不然。惡乎然？然於然。惡乎不然，不然於不然。惡乎可？可於可。惡乎不可？不可於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<sup>⑰</sup>。非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孰得其久！萬物皆種<sup>⑱</sup>也，以不同形相禪<sup>⑲</sup>，始卒<sup>⑳</sup>若環，莫得其倫<sup>㉑</sup>，是謂天均<sup>㉒</sup>。天均者天倪也。

【注釋】①寓言十九：寄託寓意的言論占了十分之九。郭象說：「寄之他人，則十言而九見信。」

案：「十九」是說十居其九，這是指寓言在全書中所占的比例。郭注以為「十言而九見信」，非。

③重言十七：借重先哲時賢的言論占了十分之七。張默生說：「寓言的成分，已占有全書的十分之九了，剩下的也不過還有十分之一，為什麼重言又占全書的十分之七呢？莊子書中，往往寓言裡有重言，重言裡也有寓言，是交互錯綜的，因此寓言的成分，即使占了全書的十分之九，仍無害於重言的占十分之七。這種交互引用的例子很多。」（《莊子新釋》）按張說是。莊子行文，寓言中含重言，重言中又含寓言，兩種表達方式交互使用著的。④卮（*zhī*）言：「卮」，酒器。無心之言，卽卮言（成玄英疏）。案：「卮」是酒器，卮器滿了，自然向外流溢，莊子用「卮言」來形容他的言論並不是偏漏的，乃是無心而自然的流露。張默生說：「『卮』是漏斗，『卮言』就是漏斗式的話。漏斗之為物，是空而無底的，你若向裡注水，它便立刻漏下，若連續注，……莊子卮言的取義，就是說，他說的話都是無成見之言，正有似於漏斗，他是替大自然宣洩聲音的。」⑤日出：謂日新（郭象注）。⑥和以天倪：合於自然的分際。⑦藉外論之：「藉」，借。郭象說：「言出於己，俗多不受，故借外耳。」⑧同於己為是之：「為」，訓則（王引之說）。⑨已言：「已」，止。「已言」，止其爭辯（林希逸《口義》）。⑩耆艾：長老之稱。五十歲叫「艾」，六十歲叫「耆」。⑪無經緯本末：學無所見（林希逸說）。「經緯」，比喻處事的頭緒。⑫以期年耆：意謂徒稱年長。蘇輿說：「『期』，猶限也。言他無以先人，徒以年為限。《則陽篇》：『計物之數，不止於萬，而期曰萬物。』與此『期』字義同。」⑬無以先人：無以過人（林希逸說）。⑭無人道：不能盡其為人

之道（林希逸說）。②陳人：陳久之人（郭注）。③和以天倪，因以曼衍，所以窮年：三語引自〈齊物論篇〉。「曼衍」，散漫流衍，不拘常規。④不言則齊：不發言論則物理自然等同齊一。這裡的「言」乃指主觀是非的表達。「不言」即不參入主觀的成見之意。⑤齊與言不齊：本來沒有差別的加上了主觀成見的言論便不齊了。⑥言無言：發出沒有主觀成見的言論。「无言」指無心之言。「無言」上原缺「言」字，據高山寺本補（劉文典《補正》）。⑦終身言，未嘗言：「未嘗」下各本衍「不」字。依馬敘倫、王叔岷之說刪。馬敘倫說：「『終身言，未嘗言；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』，相對為文，此義『不』字。」王叔岷說：「案『不』字疑涉下文『未嘗不言』而衍。古鈔卷子本、道藏成玄英疏、林希逸口義、褚伯秀義海纂微、羅勉道循本諸本，皆無『不』字。焦竑翼本、王夫之解本、宣穎解本，亦並無『不』字，所據本弗誤。」⑧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：終身不說話，未嘗不在說話。意指若能體認事物的真況，則即使終身不說話，也達到了說話的效果。⑨有自也：有所由來（林希逸說）；即有它的原因。⑩惡乎然？然於然。惡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惡乎可？可於可。惡乎不可？不可於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：已見於〈齊物論〉，字句的秩序稍異。疑是〈齊物論〉錯簡複出。⑪皆種：皆有種類（宣穎《南華經解》）。⑫以不同形相禪：以不同的類形相傳接。宣穎說：「各以其類，禪於無窮。」⑬始卒：即始終。⑭倫：端倪（郭嵩燾說）。⑮天均：自然均調。〈齊物論篇〉作「天鈞」，嚴復以為當作往復周流之義。嚴復說：「『天鈞』猶『天鈞』，鈞，陶輪也。似道之物，皆無始卒，無始卒者，惟環可言，則由是往復周流

之事起矣。」（《評點莊子》）

【今譯】寓言占十分之九，其中重言占十分之七，無心之言日出不窮，合於自然的分際。

寓言占十分之九，假託外人來論說。親父不替自己的兒子做媒。親父稱讚他，不如別人來稱讚；這不是我的過錯，是一般人猜疑的過錯。和自己意見相同就應和，和自己意見不相同就反對；和自己意見相同就肯定它，和自己意見不相同就否定它。

重言占十分之七，為了中止爭辯，因為這是長者的言論。年齡雖長，而沒有見解只是徒稱年長的，那就不能算是先於人。做人如果沒有才德學識，就沒有做人之道；做人沒有做人之道，就稱為陳腐之人。

無心之言層出不窮，合於自然的分際，散漫流衍，悠遊終生。不發言論則物理自然齊同，本來齊同的加上了「主觀的」言論就不齊同了，「主觀」言論加在齊同的真相上便不齊同了，所以說要發沒有主觀成見的言論。發出沒有主觀成見的言論，則終身在說話，卻像不曾說；即使終身不說話，卻也未嘗不在說話。可有它「可」的原因，不可有它「不可」的原因；是有它「是」的原因，不是有它「不是」的原因。怎樣算是？是有是的道理。怎樣算不是？不是有不是的道理。怎樣算可，可有可的道理。怎樣算不可，不可有不可的道理。凡物固有是，凡物固有所可，沒有什麼東西不是，沒有什麼東西不可。要不是無心之言日出不窮，合於自然的分際，怎能維持長久！萬物都是種子，以不同形態相傳接，首尾相接猶如循環一樣，找不著端倪，這就叫「天均」。「天均」就是「天倪」。

眞，以寓言爲廣。」可見他的說卮言，說重言，說寓言，自己已承認不是莊重的話了；只因天下人都沈溺於污濁，不認識正面的眞理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；其實他又何嘗願意繞着灣子說遠話呢？

問：莊子不贊成這「三種言」嗎？

答：當然不贊成！如果有人以爲莊子是喜歡用這「三種言」著書的，那還錯看了莊子；這和說鵬鳥是莊子自喻的是同樣的錯誤。此層說來話長，暫不必說；如今單說說這「三種言」的功用吧：

(一) 寓言 言在彼而意在此，就叫做寓言。因爲人與人常常有爭勝的心理，我有一種見解，無論怎樣真切，同輩的人總是不肯承認。譬如說：「知子莫若父」，但是兒子有好處，做父母的不便替他宣揚，若是替自己的兒子宣揚，就是毫無虛語，人家就說你是「內臺叫好」；因此，自己的兒子縱然有好處，還得借外人的譽揚，才能見信於人。這種情形，在莊子看來，是眞理受了委屈；但世俗如此，他也是無可如何的。莊子的寓言，正是處在這種無可如何的當兒而說的。他有時借河伯（河神）和海若（海神）來談道，有時借雲將（雲神）和鴻蒙（太初元氣）來說法，甚至鴟鴞狸狌，山靈水怪，無一不可演爲故事，來表達自己的哲學。在莊子全書中，這種寓言的成分佔得

最多，所以說：「寓言十九」，就是說寓言的部分佔了全書的十分之九。若是把莊子中的寓言抽出來，作爲研究的題目，也是十分有趣的事。但是要知道，無論是那一則的寓言，必然有個莊子藏在裏邊，你只要明瞭這個故事，也就懂得莊子的哲學了。大凡人與人是好爭勝的，人與下等動物不一定來爭勝，人與下等動物既無所好惡，則下等動物的是是非非，就可得到客觀的評價了。既能得到客觀的評價，則真理才不至於被淹沒。莊子寓言的功用，正是如此。惟其如此，所以莊子書除了哲學的成分以外，還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。

(二) 重言 重言是借重古先聖哲或是當時名人的話，來壓抑時論的。不過莊子的真意，並不是崇拜古先聖哲和當時名人的，他是利用世人崇拜偶像的觀念，來借著偶像說話的。那麼，「託古改訓」之說，我看還是起於莊子。他有時借重黃帝，有時借重老聃，有時借重孔子，歷史上的人物不够用，他便另造出許多古代的「烏有先生」來，讓他們談道說法，讓他們互相辯論，或褒或貶，沒有一定；但是每一個場合中，必然隱藏著一個莊子。你明白了某一古人的見解錯誤，你自己就當反省，看看有無同樣的錯誤；你服膺了某一古人的理論正確，那知道正確的理論，正同於莊子的所見？自黃帝老聃，以至於牛溲馬勃，無一不是莊子行文的材料，他要用你爲他充做什麼，你就不得不隨著他的意想筆端變做什麼。就拿孔子一人來說罷：孔子在莊子書中，可說有

數重人格；有時他把孔子擡得高高在上，做了莊子自身的代表；有時他把孔子放到次一等，和老聃關尹差不多，（在天下篇中老聃關尹是一流，比莊子是次一等的）；有時他把孔子還到本來面目，常常受老聃的教訓；甚至有時他痛罵孔子，說他假借詩禮的文句去盜發墳墓（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的大儒，明明是暗指孔子）莊子對孔子如此，對於其他的古聖先哲，亦無不如此。在莊子全書中，這種重言的成分，也佔得不少，據他自己說，是佔全書的十分之七。我常想：若是把莊子中的重言也抽出來，作為研究的題目；或是只把論孔子的地方摘出來，標題為「莊子書中所見的孔子」，加以分析的研究，都是很有趣的。我們若是明白了莊子這個調皮的傢伙，則莊子一書，只可當作莊子這一派的哲學思想看，不能在莊子書中採取別一家的學術史料。往年見某一有名學者，於編著孔子哲學時，也到莊子書中去取材，就未免上了大當！要之，莊子的重言，只是讓許多死鬼替他說話，來恫嚇膽怯無識的人；他自己卻退到幕後，和死鬼們唱起雙簧。

卮言 卮是漏斗，卮言就是漏斗式的話，這話怎麼講呢？漏斗之爲物，是空而無底的，你若向裏注水，它便立刻漏下，若連續注，便連續漏，就是江河之水，只要長注不息，它便常漏不息，汨汨滔滔，沒有窮盡，幾時不注了，它也幾時不漏了，而且滴水不存。莊子卮言的取義，就是說，他說的話，都是無成見之言，正有似於漏斗。他



是替大自然宣洩聲音的，也可說是大自然的一具傳音機。大自然讓他說，他就說，不讓他說，他就不說，你看他自己道：「言無言，終身言，未嘗言，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。」這話的意思，是說他所說的，並不是出自個人的成見，是大自然叫他說，他不能不說，其實說還等於不說；反過來說，就是他終身不說，而大自然的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還不是同樣的表示大眾嗎？他這種意思，在寓言篇中，解釋得很詳細，在齊物論中，說得更明白。他爲什麼存著這種態度，在齊物論中可以見到他說這話的對象，他看到當時的百家爭鳴，儒墨各有是非，以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，實在無聊已極。以眞理言之，本無所謂是非，無所謂善惡，無所謂貴賤高下的等等區別。他們妄分是非善惡貴賤高下的等等區別，完全是由於自私用智，爲成見所固蔽的緣故。所以莊子想要齊一物論，首先主張「喪我」，只要把我見破除了，一以自然之是非爲是非，則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了。莊子的卮言，正是期合於這種天然的端倪，順着大化的流行，而代爲立論，所以很像漏斗的注水，而毫無成見。要知道莊子全書，無一不是卮言，寓言重言，都在卮言中包含著，所以說是「三位一體」。

問：先生把這「三種言」講的很明白了，真是聞所未聞！但是我還有一個疑問，就是寓言的成分，已佔有全書的十分之九了，剩下的也不過還有十分之一；爲什麼重言又佔全書的十分之七

惠施的  
大葫蘆



惠施是莊子的老朋友。

魏王給了  
我一些大  
葫蘆的種  
子，



1

切成兩個  
瓢又太淺  
裝不了多  
少東西。



4

可是它的  
質料不堅  
固，用來盛  
水，一拿起  
來就破了。



3

因此，這胡  
蘆雖然大，  
卻大得無  
用，我就把  
它打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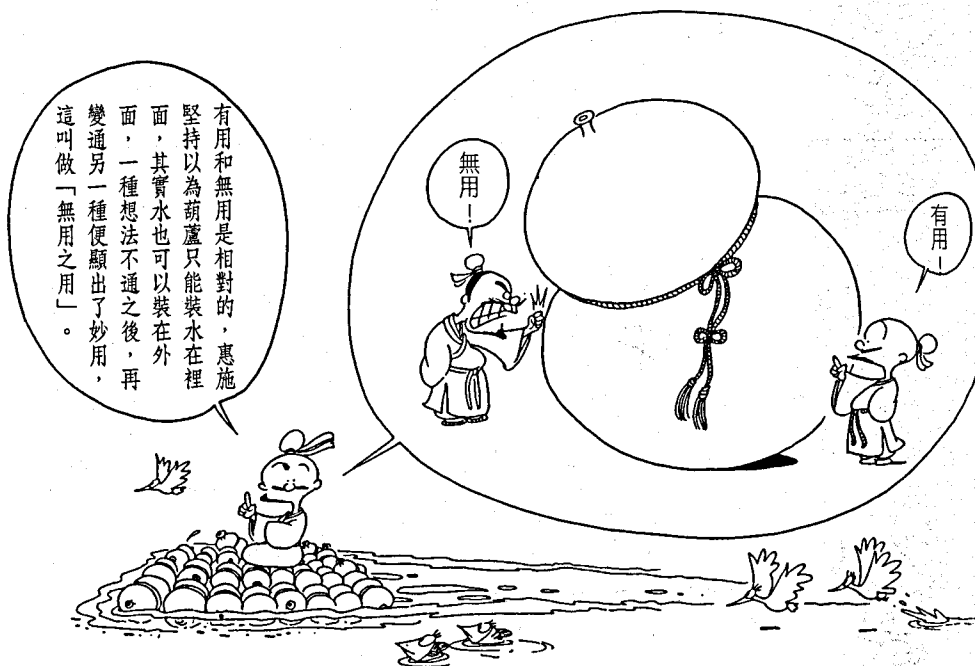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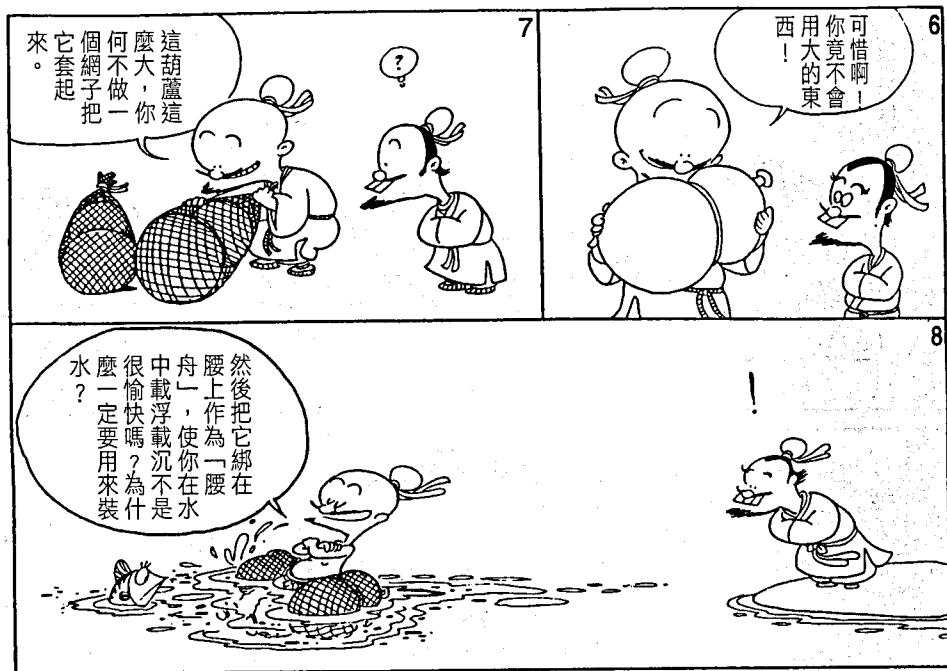


5

我把它種了，結的  
葫蘆極大，可以裝  
五石的重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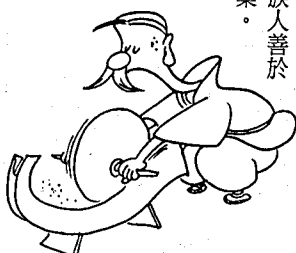
2



宋人的  
秘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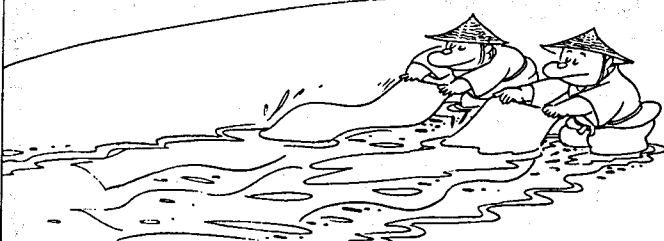
宋國有一族人善於  
製造一種藥。



這種藥，冬天的時候  
擦在皮膚上，可使皮  
膚不會乾裂。



所以這一族人，  
世世代代做漂白  
布絮的生意。



後來有個客  
人知道了，  
便出百金，  
收購了這個  
秘方。



他將秘方獻給吳王，並說明這  
個秘方在軍事上的祕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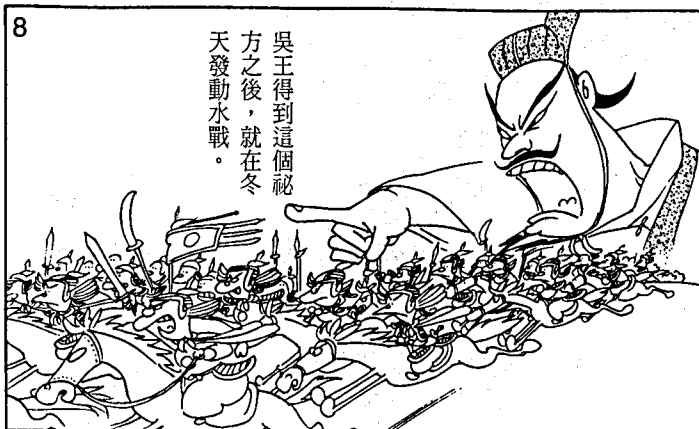
真是寶  
物！



那時吳越雙方是世仇。



吳王得到這個秘方之後，就在冬天發動水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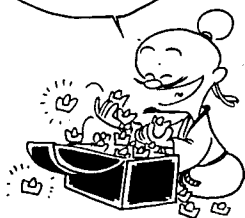
吳人恃有秘方，軍士都不生凍瘡，越人沒有這種藥，軍士便生皮膚病，因而大敗。



吳人打敗越人以後，獻秘方的客人，便受封了一大塊土地，生活富裕，社會地位也不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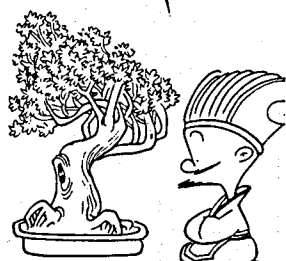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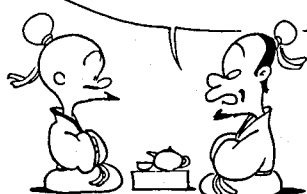


同樣的一種藥方，有人不會用，只好世代漂絮。有人會變通使用，便裂土封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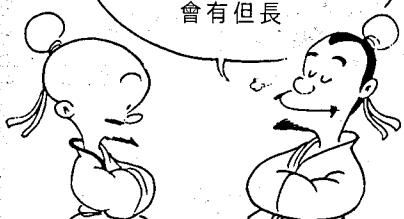
無用的樗樹

惠子對莊子說：我有一棵很大的樹，樹名叫做樗；它的主幹木瘤盤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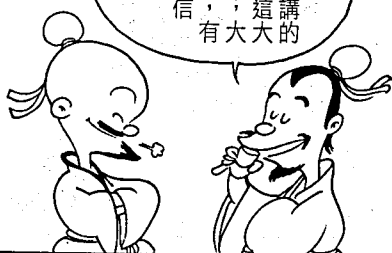
1

這樹就生長在路邊，但從來就沒有木匠去理會它。



3

現在你講的話就跟這大樹一樣，大而不當，有誰會採信呢？



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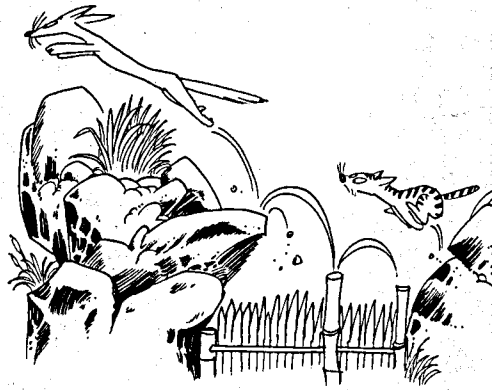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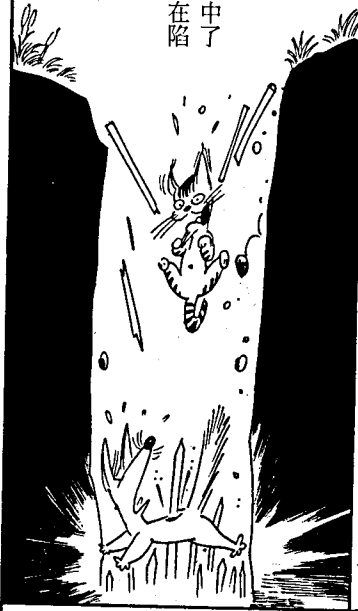
它的小枝，也都凸凹扭曲，完全不合乎繩墨規矩。



2

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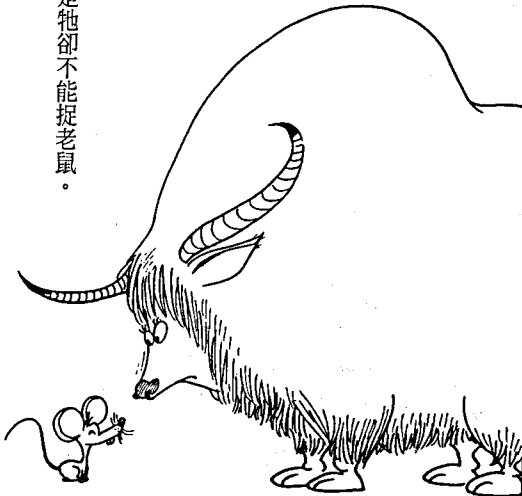
結果往往中了  
機關，死在陷  
阱裡。



你沒有看見過狐狸  
和野貓嗎？為了捕  
食，東竄西跳，工  
夫很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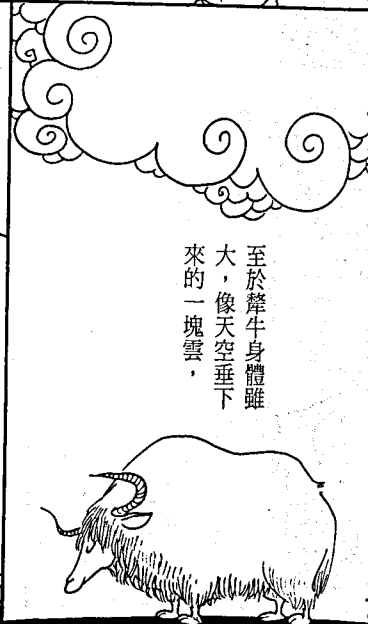


但是牠卻不能捉老鼠。



8

至於犛牛身體雖  
大，像天空垂下  
來的一塊雲，



現在你有一棵這樣大的樹而愁它無用，何不把它種在空曠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很舒適地在樹下盤桓休息。



9

榕樹沒有什麼用處，所以不會被砍伐。這對榕樹來說，「無用之用」正是它本身最大的用處。



這樹既然無用，自然也就沒有人來砍伐，自然也就不必操心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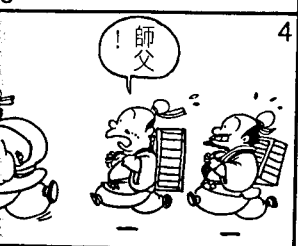
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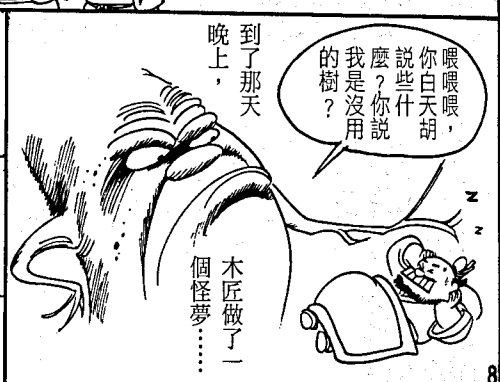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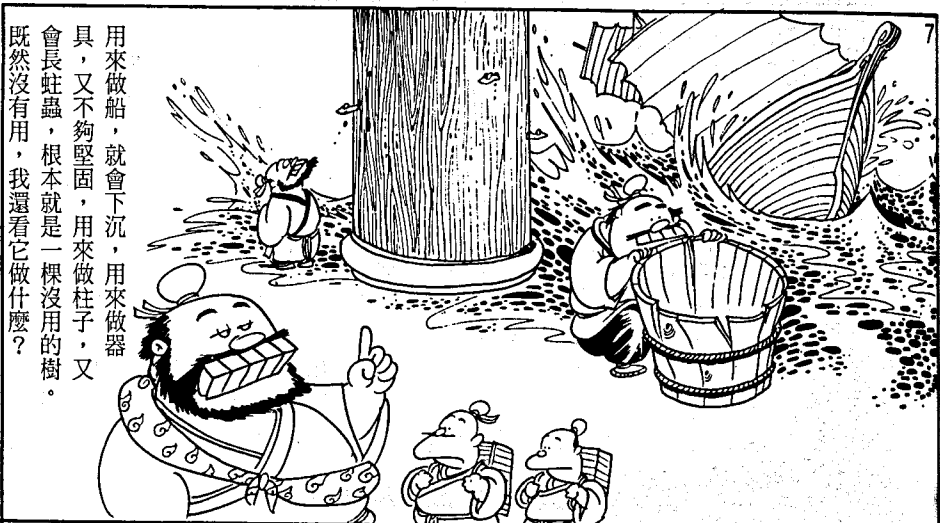


土地神的樹

一個木匠師父，帶著徒弟要到齊國蓋房子。

半路上，看到一座土地廟旁邊長著一棵巨大無比的樹，它的樹幹巨大，樹最高的地方，已經接近雲端了。





三

惠子○謂莊子曰：「魏王○貽我大瓠○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○，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；剖之以為瓢，則瓠落無所容○。非不呶然○大也，吾為其無用而掊之。」

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為不龜手○之藥者，世世以泝澼絖○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以百金○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為泝澼絖，不過數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說○吳王。越有難○，吳王使之將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澼絖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○以為大樽○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○也夫！」

【注釋】○惠子：姓惠名施，宋人，做過梁惠王宰相，是莊子的好友。他認為萬物流變無常，因此一個東西不可能有相當固定的時候；他說：「日方中方睨，物方生方死。」他認為任何東西的性質都是相對的，因此事物之間，也就沒有絕對的區別；他說：「天和地一樣低，山和湖一樣平。」（「天

與地卑，山與澤平。」）他用詭論的方式說明天地萬物是一體的；他主張：「汜愛萬物，天地一體。」惠施的著作沒有傳下來，僅《莊子·天下篇》中記述了他十項的論點。惠施是「名家」的重要人物。在本書中，常記述他和莊子在觀點上的論辯。

② 魏王：即魏惠王，姓魏名瑩，因魏都遷大梁，所以又稱梁惠王。惠是諡號。

③ 瓠（hú）：葫蘆。

④ 石（dàn）：為「柘」省。《說文》：「柘，百二十斤。」

⑤ 瓠落無所容：指瓠太大無處可容。「瓠落」，猶廓落（《釋文》引簡文帝說），大。

⑥ 呬（xiāo）：然：虛大的樣子。俞樾說：「《文選》謝靈運〈初發都詩〉李善注引此文作『枵』，當從之。《爾雅·釋天》：『玄枵，虛也。』虛則有『大』義，故曰：『枵然大也。』《釋文》引李云：『号然，虛大貌。』是固以『枵』字之義說之。」

⑦ 龜手：氣候嚴寒，手皮凍裂如龜紋。

⑧ 涇（pǐ）瓶（pǐ）：涇（pǐ）：漂洗絲絮。成玄英疏：「『涇』，浮；『涇』，漂也。『統』，絮也。」清盧文弨說：「疑『涇涇』是擊絮之聲。『涇涇』二字本雙聲，蓋亦象其聲也。」（引自郭慶藩《莊子集釋》）

⑨ 請買其方以百金：「以」字原缺。碧虛子校引江南古藏本「百」上有「以」字。舊闕，有「以」字文較順（劉文典說）。當據補。

⑩ 說（shuō）：遊說。

⑪ 越有難：越國兵難侵吳（成疏）。「難」，亂事，指軍事行動。「越有難」，等於說越入侵（王力《古代漢語》三五五頁）。王叔岷先生說：「案『有』猶為也，謂越為兵難侵吳也。」（《莊子校詮》）

⑫ 慮：為「攄」省（馬敘倫說）。《文選》謝靈運〈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詩〉注引「慮」作「攄」（劉文典、王叔岷說）；作「慮」是故書。「慮」，猶結綴（司馬注），即縛繫之意。舊注有作思、

謀解，非。朱桂曜說：「〈天道篇〉：『知雖落天地，不自慮也。』『慮』亦『落』也。『落』同『絡』。」③樽：南人所謂腰舟（成疏）。司馬彪說：「樽如酒器，縛之於身，浮於江湖，可以自渡。」④蓬之心：喻心靈茅塞不通。

【今譯】惠子對莊子說：「魏王送我一棵大葫蘆的種子，我種植成長而結出果實有五石之大；用來盛水，它的堅固程度卻經不起自身所盛水的壓力；把它割開來做瓢，則瓢大無處可容。不是不大，我認為它沒有用處，就把它打碎了。」

莊子說：「你真是不善於使用大的東西啊！有個宋國人善於製造不龜裂手的藥物，他家世世代代都以漂洗絲絮為業。有一個客人聽說這種藥品，願意出百金收買他的藥方。於是聚合全家來商量說：『我家世世代代漂洗絲絮，只得到很少的錢，現在一旦賣出這個藥方就可獲得百金，就賣了罷！』這個客人得到藥方，便去遊說吳王。這時越國犯難，吳王就派他將兵，冬天和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於是割地封賞他。同樣一個不龜裂手的藥方，有人因此得到封賞，有人卻只是用來漂洗絲絮，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。現在你有五石容量的葫蘆，為什麼不繫著當作腰舟而浮遊於江湖之上，反而愁它太大無處可容呢？可見你的心還是茅塞不通啊！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①。其大本擁腫②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

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」

莊子曰：「子獨不見狸狌<sup>③</sup>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<sup>④</sup>；東西跳梁<sup>⑤</sup>，不辟<sup>⑥</sup>高下；中於機辟<sup>⑦</sup>，死於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。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<sup>⑧</sup>乎無為其側，逍遙<sup>⑨</sup>乎寢臥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」

【注釋】①樗(chū)初：落葉喬木，木材皮粗質劣。成玄英疏：「樗，栲漆之類，嗅之甚臭，惡木者也。」②擁腫：木瘤盤結。奚侗說：「『擁』當作癰。《說文》：『癰，腫也。』言其形盤結如癰腫然。」③狸狌(shēng生)：「狸」，即貓。「狌」，同鼪，即鼪鼠，俗名黃鼠狼。司馬彪說：「狌，狌也。」按「狌」即鼪。朱桂曜說：「『狸』可訓貓，若『狌』則訓狌矣。『狸』亦作狸，《廣雅·釋獸》：『狸，貓也。』《秋水篇》：『麒麟驪騮，一日而馳千里，捕鼠不如狸狌。』《御覽》引《尸子》：『使牛捕鼠不如貓狌之捷。』狸狌即貓狌也。」④敖者：「敖」，音遨（司馬彪說）；遨即敖之俗（王叔岷說）。「敖者」，遨翔之物，指雞鼠之類。近人楊樹達說：「《說文》六篇下出部云：『敖，出遊也。从出，从放。』此『敖』字正用本義。」（《莊子拾遺》）⑤跳梁：猶走躑（成疏）。蔣錫昌說：「按『梁』與『掠』通。《尚書大傳》『故爾梁遠』注：『梁讀為掠。』

是其證。《左傳·昭公二十年傳》『輸掠其聚』注：『掠，奪取也。』……此言狸狽東西跳躍，奪取雞鼠之類也。」⑥不辟：「辟」，同避。⑦機辟：捕獸器。成玄英疏：「謂機關之類也。」郭慶藩說：「辟疑為繫之借字。」王先謙說：「辟，所以陷物。《鹽鐵論·刑法篇》：『「辟」陷設而當其蹊。』與此同義。」（《莊子集解》）⑧彷徨：徘徊，遊衍自得。王叔岷先生說：「成疏釋『彷徨』為『縱任』，與『遊戲』意略近。」（《莊子校詮》）⑨逍遙：優遊自在。

【今譯】惠子對莊子說：「我有一棵大樹，人家都叫它做『樗』。它的樹幹木瘤盤結而不合繩墨，它的小枝彎彎曲曲而不合規矩，生長在路上，匠人都不看它。現在你的言論，大而無用，大家都拋棄。」

莊子說：「你沒有看見貓和黃鼠狼嗎？卑伏著身子，等待出遊的小動物；東西跳躍掠奪，不避高低；往往踏中機關，死於網羅之中。再看那麋牛，龐大的身子好像天邊的雲，雖然不能捉老鼠，但它的功能可大了。現在你有這麼一棵大樹，還愁它無用，為什麼不把它種在虛寂的鄉土，廣漠的曠野，任意地徘徊在樹旁，自在的地躺在樹下。不遭受斧頭砍伐，沒有東西來侵害它。無所可用，又會有什麼禍害呢？」

四

匠石之齊，至於曲轅，見櫟社樹<sup>①</sup>。其大蔽數千牛，絜之百圍<sup>②</sup>，其高臨山，十仞而後有枝<sup>③</sup>，其可以為舟者旁<sup>④</sup>十數。觀者如市，匠伯<sup>⑤</sup>不顧，遂行不輟。弟子厭觀<sup>⑥</sup>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「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，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視，行不輟，何邪？」

曰：「已矣，勿言之矣！散木也，以為舟則沈，以為棺槨則速腐，以為器則速毀，以為門戶則液樸，以為柱則蠹。是不材之木也，無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壽。」

匠石歸，櫟社見夢曰：「女將惡乎比予哉？若將比予於文木邪？夫柎梨橘柚，果蓏之屬<sup>⑦</sup>，實熟則剝，剝則辱<sup>⑧</sup>；大枝折，小枝泄<sup>⑨</sup>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，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培擊於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，幾死，乃今得之，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<sup>⑩</sup>？而幾死之散人，又惡知散木！」



匠石覺而診<sup>①</sup>其夢。弟子曰：「趣取<sup>②</sup>無用，則無社何邪？」曰：「密！若無言！彼亦直寄焉，以為不知己者詬厲<sup>③</sup>也。不為社者，且幾有翦乎！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，而以義喻<sup>④</sup>之，不亦遠乎！」

【注釋】①櫟（三歷）社樹：以櫟樹為神社。林雲銘說：「以櫟樹為土神而祀之，此二十五家之私社也。」朱桂曜說：「古時恆擇木之大者以為社而祀之。」②絜之百圍：「絜」，量。「圍」，圓周一尺。李頤說：「徑尺為圍，蓋十丈也。」（《釋文》引）案：或說一抱曰圍，「百圍」是形容樹之大。③其高臨山，十仞而後有枝：樹身高達山頭，樹幹七、八十尺以上才生枝。這是形容樹的高大。④旁：旁枝（《釋文》引崔譔說）。⑤匠伯：「伯」，《釋文》引崔本作「石」。案：石是工匠之名，「伯」指工匠之長。⑥厭觀：飽看。⑦果蓏（lǒu 裸）之屬：果瓜之類。成玄英說：「在樹曰『果』，相梨之類；在地曰『蓏』，瓜瓠之徒。」⑧辱：挫折。章炳麟說：「《釋名》：『辱，衄也。』言折衄也。此『辱』字借為『衄』義，為折衄。」⑨泄：當讀為拙，牽引（俞樾說）。⑩奈何哉其相物也：為什麼還要拿我去類比文木呢？此承上「若將比予於文木邪」而言。「相」，相互。「物」，類（《左傳》：「與吾同物」，注：「物」，類也）。「相物」，即相互類比。⑪診：通疹，告。王念孫說：「向秀司馬彪並云：『診，占夢也。』案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櫟社之事，無占夢

之事。「診」當讀為「眡」。《爾雅》云：「眡，告也。」郭注引禮曰：「眡於鬼神。」「眡」與「診」，古字通。此謂匠石覺而告其夢於弟子，非謂占夢也。」③趣取：意在求取。釋德清說：「趣，乃意趣，猶言意思也。」④詬厲：辱罵。⑤義喻：「義」有兩解：一訓為儀，即外觀；一作常理（宣穎注）。「喻」，通行本作「譽」，依世德堂本及盧文弨校改。「義喻」可解釋為：（一）從外觀來了解；（二）從常理來衡量。今譯取後者。

【今譯】有個名叫石的木匠往齊國去，到了曲轅，看見有一棵為社神的櫟樹。這棵樹大到可以供幾千頭牛遮蔭，量一量樹幹有百尺粗寬，樹身高達山頭，好幾丈以上才生枝，可以造船的旁枝就有十幾枝。觀賞的人群好像集市一樣，匠伯不瞧一眼，直往前走。

他的徒弟站在那兒看了個飽，追上匠石，問說：「自從我拿了斧頭跟隨先生，沒有見過這麼大的木材。先生不肯看一眼，直往前走，為什麼呢？」

回說：「算了罷，不要再說了！那是沒有用的散木，用它做船很快就會沈沒，用它做棺槨很快就會腐爛，用它做器具很快就會折毀，用它做門戶就會流污漿，用它做屋柱就會被蟲蛀，這是不材之木，沒有一點用處，所以才能有這麼長的壽命。」

匠石回到家，夜裡夢見櫟社樹對他說：「你要拿什麼東西和我相比呢？把我和有用之木相比嗎？那相梨橘柚，果瓜之類，果實熟了就遭剝落，剝落就被扭折；大枝被折斷，小枝被拉下來。這都是由於它們的才能害苦了自己的一生，所以不能享盡天賦的壽命而中途就夭折，這都是自己顯露有用招來

世俗的打擊。一切東西沒有不是這樣的。我求做到無所可用的地步，已經很久了，幾乎被砍死，到現在我才保全了自己，這正是我的大用。假使我有用，我還能長得這麼大嗎？而且你和我都是物，為什麼還要拿我去類比文木呢？你是將要死的散人，又怎能知道散木呢？」

匠石醒來把夢告訴他的徒弟。徒弟說：「它意在求取無用，為什麼要做社樹呢？」

匠石說：「停！你別說了！櫟樹也不過是寄託於社，使那些不了解它的人訾議它。假使它不做社樹，豈不就遭到砍伐之害嗎，況且它用以保全自己的方法與眾不同，你只從常理來度量它，不是相差太遠了嗎？」

## 五

南伯子綦<sup>①</sup>遊乎商之丘<sup>②</sup>，見大木焉，有異，結駟千乘，將隱芘其所賴<sup>③</sup>。子綦曰：「此何木也哉？此必有異材夫？」仰而視其細枝，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；俯而視其大根，則軸解<sup>④</sup>而不可以為棺槨；啞其葉，則口爛而為傷；嗅之，則使人狂醒<sup>⑤</sup>，三日而不已。

子綦曰：「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於此其大也。嗟乎神人，